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十四辑

王公补遗 蒙俗风情拾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四十四辑

王公补遗 蒙俗风情拾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王公补遗蒙俗风情拾粹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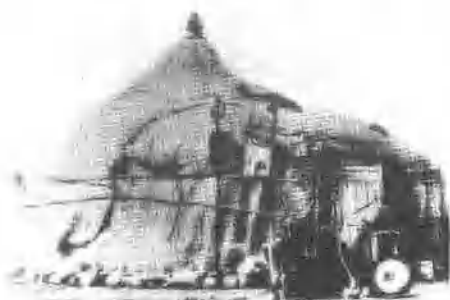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650字
1993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3000册

奇天祥起义后参加
绥远省蒙古参观团在
北京参观时合影



奇天祥供稿



晋甲契丹之什里古城与彩旗个
杨令德先生所摄蒙古“八白室”之一
选自《中报》月刊四卷五号
(1935年5月出版)



蒙古族贵族妇女之服饰
达茂旗政协供稿



喀喇沁王府园

赤峰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送亲路上识别新郎新娘信物



迎亲路上换车



巴林驼赛、罕山脚下风光

以上图片由赤峰市政协

文史委供稿

王公补遗·蒙俗风情拾粹

目 录

王府春秋	奇忠义 (1)
我的自述	奇天祥 (103)
喇嘛旗札萨克罗布桑林沁小传	齐克齐 (164)
业喜海顺	
——科尔沁右翼中旗末代札萨克记事	李絮白 (173)
放猪娃、公爷、旗长	
——巴彦那木尔小传	陈泰山 (195)
哲盟王公会议与“蒙古平民同志会”	鲍靖方 (198)
察哈尔蒙古族风俗习惯	全巴扎布 (221)
昭乌达、卓索图蒙古族信仰与习俗	徐世明 (254)

王府春秋

奇忠义

家世简史

沧海桑田，星转斗移。

12到13世纪时的蒙古高原上，曾出现过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发奋图强，力御外侮；继而振旌挥师，统一了蒙古诸部落，建立了封建的蒙古汗国，奠定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基础。

他就是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是我的三十四代先祖。

127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了大元帝国王期，使中国各民族走上了团结、繁荣、昌盛的道路。

有元一代，承七世皇帝，国运渐衰，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弃京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重新建立了朝廷，史称“北元”。一俟时机成熟，重振旗鼓，光复大都。然而由于北元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君臣不和，民心背离，又分裂为代表皇室势力的蒙古鞑靼部和代表权臣势力的蒙古瓦剌部，加上居于漠北和辽东边外等地的兀良哈三卫，三股势力特别是鞑靼与瓦剌之间连年混战，干戈不息，使北元再无力南顾中原，只能在长城以北保留元朝的旗号。

当然，北元蒙古也有兴盛的时期。明朝成化到正德年间，蒙古各部逐渐统一起来。成吉思汗十五代孙达延汗巴图孟克经过顽强的征伐斗争，完成了统一蒙古这一众望所归的历史任务。为了巩固大汗的势力，达延汗对蒙古各封建领主进行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废除了太师之职，恢复蒙古汗国的万户组织，将统一后的蒙古各部编为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左翼由达延汗亲自率领，以察哈尔万户为亲军，另附喀尔喀、兀良哈两个万户；右翼由他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率领，以鄂尔多斯万户为亲军，另附土默特、永谢布两个万户。由此，蒙古诸部开始了休养生息、和平安定的生活。

巴尔斯博罗特是我的十八代先祖，从他开始，我的家族代代都是鄂尔多斯的领主。

鄂尔多斯是一个神秘的名字。鄂尔多斯担负着守卫和祭祀成吉思汗陵寝——“八白室”的光荣任务。当鄂尔多斯部进驻河套这块地方以后，河套——鄂尔多斯从此便闪耀着先祖成吉思汗的伟大光芒。可以说，鄂尔多斯也正是由于它守护着这位民族英雄的灵柩而举世闻名了。

先祖巴尔斯博罗特将他的济农职位传给了他的长子衮必里格墨尔根，正是漠南蒙古兴盛的时期。依靠土默特俺达汗的辅佐，右翼三万户的势力东抵辽西，西迄甘肃、青海以西，并经常深入宣府、大同等地，使明朝“京师为之戒严”。

之后，俺达汗和鄂尔多斯济农合力进攻卫拉特，攻取青海，侵入西康地区后，黄帽派喇嘛教经青海传入蒙古地区，鄂尔多斯博硕克图济农将一百零八函《甘珠尔经》用宝石金银装修，带回蒙古。明万历四十一年，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圪齐庙在黄河南岸建起，此庙又称王爱召，是鄂尔多斯的第一座召庙。

鄂尔多斯济农传六世，至我的十三代先祖额驸时，明朝也将要溃灭了。崛起于长白山的后金爱新觉罗氏贵族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瓦解蒙古，攻占察哈尔，蒙古大汗林丹汗溃败西逃，途径鄂尔多斯时，递夺了额璘臣的济农封号，并令其随军西行。不久后金皇太极建国大清，并入主北京。额璘臣返回鄂尔多斯，宣布鄂尔多斯臣服清王朝。清世祖颁诏封额璘臣为多罗郡王，并命其执任鄂尔多斯济农。

顺治六年，为了有效控制鄂尔多斯蒙古部仿效八旗体制，把统一的鄂尔多斯划分为六个旗。派钦差大臣在成吉思汗灵八白室所在地伊克昭召开鄂尔多斯王公会议，宣读了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圣旨，立盟分旗，诏封额璘臣及其同族固噜岱青善丹、小扎木苏、沙克扎、额琳沁、色棱等分别以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有差、各授札萨克、领管六旗，并世袭罔替。乾隆六年，清廷决定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的牧地中划分出一部分，另立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形成鄂尔多斯七旗。此七旗自为一盟，盟直接受制于清廷。因为会盟地在大召（伊克昭），所以称伊克昭盟。先祖额璘臣是伊克昭盟第一任盟长。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地处伊盟中部，札萨克驻乌西喜峰，在扎拉吉西一百六十里，是我们家族的封地。先祖额璘臣被封为多罗郡王爵位，所以我们这个旗也称郡王旗。

根据《清史稿·藩部世系表一》记载，从先祖额璘臣开始，到我的曾祖特古斯阿拉坦呼雅克图，郡王旗十一代历十四个札萨克，有父子相传，也有兄弟相继。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清朝最后一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诏退位，大清王朝就此结束。1911年12月，外蒙古封建王公推举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称帝，举行登极大典，年号“共戴”，并向内蒙古各旗发出《劝降书》、“优待条件”和文告。曾祖特古斯阿拉坦呼雅克图（伊克昭盟付盟长）会同盟长阿拉宾巴雅尔号召各旗王公对外蒙提出质问，认为蒙古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哲布尊丹巴不能代表整个蒙古。并致电

民国政府，表示拥护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反对民族分裂。袁世凯为笼络人心，晋封曾祖为和硕亲王。1912年正月十二日，曾祖病逝。

曾祖去世后，祖父图布升吉尔格勒继承了和硕亲王的爵位和郡王旗札萨克的职位。这时正是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逊位之际，蒙旗内部形式纷乱不定。但是祖父以鲜明的态度拥护辛亥革命，拥护五族共和，反对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独立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

当袁世凯背信弃义，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阴谋称帝复辟时，祖父没有为之道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祖父又积极维持蒙旗地方秩序，安定民心，拥护国民政府，再一次为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完整做出了贡献。

我的先祖，从额璘臣始，先后担任伊克昭盟盟长者六人，担任祭祀成吉思汗陵济农十人。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为鄂尔多斯，为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也 differently 作出过贡献。

出生在王府

鄂尔多斯——生我养我的地方，黄河象一条金色的玉带，从三面把她环绕；成吉思汗陵则如一颗灿烂的明珠，在她的胸中放射出异彩……。

1927年8月28日晨，我降生在成吉思汗三十三代孙巴图吉雅的家。鄂尔多斯中部美丽的阿拉腾席连是我的摇篮。

阿拉腾席连，意思是“金桌子”。它的西南40里甘德儿山上，座落着金碧辉煌的成吉思汗陵包。对蒙古人来说，成陵的光泽要比金子亮百倍，亮千倍。阿拉腾席连是一个镇子，我们王府大院在这里占地10余亩，前庭后院，气势宏伟。王府的建筑为

藏、汉结合的样式，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门前照壁上刻写的一付对联。右联：壹盟元首统承福祿全旗高明世袭王基；左联：屏卫潭府福星按照风行全旗仁政施行。这是王府新建之后，全旗蒙汉百姓敬献的。

有许多动人的传说：描绘阿拉腾席连镇周围独特的自然景观。人们说：北边的都凌嘎山是二龙戏珠雄伟宏壮的大靠；东西对称的双诺古吉山与尚比山是文官和武将；南边的章嘎台锡里是檀香桌，昌汉淖（红海子）和伊克淖（西海子）是放在王爷面前的两个斟满奶酒的金碗。此外，王府西北约一里外的什拉台格被称作飞禽之王罕嘎尔迪（鸱鸒）；东北二里外的纳林高勒（小河）被称作腾云驾雾的飞龙；西南四里外的乌西喜峰被称为雄狮；东南二里外的布尔陶亥被称为猛虎。阿拉腾席连就处在这样一些大力神的围护之中，王爷的威仪可见。王府周围流入昌汉淖和伊克淖的九条河溪正象九条游龙一般向两个“金碗”里斟酒。这酒用不尽，喝不完，是福门元宝。

关于阿拉腾席连的传说，到今天还流传着。

长期的游牧生活，使草原上的蒙古人入世的观念很淡漠，对生男生女本来是不以为重的。但是王公贵族不能和贫民百姓相比。因为他们有爵位、有权力、有财产，也有事业和责任。一个蒙古王公一辈子要完成一件事情，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和意志；召集、调动、指挥；唯有一样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生命的有限。因此，对于王公来说，除了将自身生命寄托在佛祖的超度西登极乐世界以外，在现实世界中便是殷切希望子孙昌盛，好把权位传承下去。

在我未出世之前，我的父母亲一直盼望能得一男儿，唯如此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当时尚握有札萨克大权的祖父的心愿。而祖父以一王之尊，为了能得到一个继承祖业的孙男，经常焚香拜佛，诵经祈祷，伏愿神灵显圣。所以，郡王旗札萨克府邸深院，

一个男婴的第一声啼哭，竟使全府上下无不兴奋。乌达更（接生婆）向王府的听差传话：“巴公已得男儿，请你赶快给老王爷报喜。并向王爷领回剑来割脐。”祖父听到这一喜讯，如释重负，即刻传令吹螺鸣号，并亲自到玛尼宏台烧香，洒奶，向成吉思汗先祖报喜。接着又进入家庙点神灯、烧香、献哈达，乞求神灵保佑，赐给长孙男以一生平安吉祥。然后按照祖先的遗规从神台上取下一把剑，一条哈达，令差人送给乌达更。乌达更遵循蒙古贵族的规矩，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上将脐带切掉，用哈达包好吊在剑上，再恭恭敬敬地扎在蒙古包后檐的中央，随后以双手捧起柏叶祭祀火神。

接着，祖父和父亲便派白通达苏宁巴雅尔带祭供用品前去成吉思汗陵进行祭奠，并祈求先祖铁木真赐给婴儿以名字。白通达到成陵后，祭祀成吉思汗的太师图门生从银棺旁拿出一条金黄色的哈达。哈达中间绣成一个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在成吉思汗陵前高声诵道：“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已赐名给他的三十四代孙为伊尔德尼博录特”。并提笔将名字用红硃砂水写在黄色章嘎上。白通达即代表成吉思汗三十二代孙图布升吉尔格勒和三十三代孙巴图吉雅，向圣陵行三拜九叩礼后双手接过成吉思汗赐给的黄色章嘎。

白通达返回王爷府，在王府的玛尼宏台上重新燃起香柏叶，吹螺鸣号，以示庆贺。差人们将白通达领进我祖父的大厅，将写有名字的黄色章嘎，双手递给祖父，祖父向在场的官吏及家族成员大声宣读了先祖恩赐的名字后，大家纷纷向我的祖父表示祝贺。

满月这一天，父亲第一次进入母亲的毡包，从母亲怀里接过我，领着母亲一道走到祖父的大厅，向祖父叩头。父亲把我递给祖父，祖父便郑重地将成吉思汗赐给我的黄色章嘎“请回”挂在我的脖子上。

白通达走过来，将盛满鲜奶的银碗双手捧过头顶，献给了祖

父。祖父先用手指蘸上奶汁点了几点，用以表示敬天、敬地、敬祖，接着又喝一口银碗里的鲜奶，用手指把奶点在我的嘴里，而后再依次给祖母、父亲、母亲的手心里滴了鲜奶以示吉祥。

这样的礼仪进行完毕，当父母亲回到自己的蒙古包时，白通达跟着来到门前，将一支箭插在门的右侧，进门向我的父母亲行礼祝贺。

之后，王府院内欢声笑语，喜气洋洋。人们相互问询，寒暄，祝愿，就像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每个人都从心底感激苍天，感激圣主成吉思汗，感激佛祖，感激他们为慈祥的老王爷赐生出了一个孙男儿。同样，到了晚间，王爷特令设宴款待府内所有的官吏和差人。于是，一向森严肃穆的王府院里，出现了欢腾的歌声、笑声和喊叫声，以示对未来王爷的祝愿。

启蒙教育

我生活在这个家庭，使我在童年时候就觉得自己处处受到照顾，受到恭维，受到赞赏，有时还会令别人敬畏。在我的意识中，那时玩耍也许应该是第一位的。关于权力、礼仪以及其他对我来说应该谙熟的东西，我全不在意。

但是，家规毕竟是我们这个黄金家族几百年来不可动摇的神圣章法，祖父及父亲重视它，如同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我想，这与对祖先的怀念是分不开的。按照家规，他们要对我进行启蒙教育，使我能够具有一般儿童不能具有的能力和知识，因为我是王爵和札萨克的继承人。祖父对择师的标准很严格，首先要思想正派，行为端正；次要处世公道，心胸开阔；而且还要求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教育有方。经过反复筛选和慎重选择，祖父根据传统要求，延聘了三位老先生做我的启蒙老师。当时在我看来，他们是那么老迈，那么慈祥可爱，却又那么天真。精神好的

时候，他们就和我作游戏，或者他们作游戏给我看，累了就坐下，让我学他们讲绕口令的技巧，或者让我猜简单的谜语。

老先生们还会把我带到野外，让我接受关于大自然的知识。沙蒿丛中，一只野兔掠过，老先生就用启发的形式，告诉我这是兔子，生活在野外，以野草为食，掘洞为穴。它的性情温和，心地善良，不害人，不坏物，是草原上一种善良的小动物。柳林中一只狐狸跑出，他就告诉我：狐狸是一种狡猾的动物，他一摇尾巴能给人一种错觉，猎人们往往被狐狸所迷惑。所以，狐狸是草原上最不诚实的动物。

沙丘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柳树林。老先生们带我走进树林里，给我讲述柳树的性能、作用及关于柳树的故事。如此，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是山川、是河流、是沙漠、是草地；是翩翩飞舞的燕子，还是蠕蠕爬行的蜥蜴（沙和尚），我的老先生们一定要给我详细讲清楚。而且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会带我到相同的地方，让我重新认识并说出过去讲给我的知识。如果我讲对了，他们就会称赞我。

日久天长，老先生们的思想行为开始潜移默化地作用在我的心灵里。虽说是少年顽童的我，也开始变得老成起来了。

一年多过去后，我能够识别野外生长的各种植物，能够区别常见的各种动物，还记住了我们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不少地名。我开始跃跃欲试，想知道更多的物，更多的事。看到我有这么高的求知欲，老先生们也深为高兴，可是，又不能到离王府太远的地方，只好再回到家里，作一些更复杂、更别致的游戏。

寂静的蒙古包里，老先生们盘腿坐下来，用深沉的语调，向我讲述远祖征伐的故事，把我领入旷古的幽思；或者用深邃的比喻，劝诫作人的道理；或者以形象通俗、生动的描绘，讲述人与神、人与鬼以及人与大自然的种种传说；而最系统、最完整的叙述则是关于神佛的那些故事。那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完全充满了

关于佛祖和诸神的神圣，并由此理解了世界万物、人情伦理等等的简单道理。

老先生们向祖父述职说：他们为祖父教导出一个能够信仰神佛、尊敬老人、行为端正、智能超人的“神童”。祖父听了很高兴，我的父母亲自然也很得意。根据老先生们的建议，对我要施以文字教育。这样，不到5岁的我，就要开始趴桌子跟书本打交道了。

我的第一位教书先生就是我的父亲。父亲精通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并擅长琴棋书画，是蒙旗里一位有才学的权贵。

父亲开始教我藏文，两个月内，我就基本掌握了藏文的全部字母。父亲为父严，为师则更严。不久即又教我诵读《开巧经》和《长寿经》。而当我终于能够背诵这两套经文时，父亲却又让我做一门新功课，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低声背诵两首经的同时，向佛爷叩头。叩头的方式是：首先站立诵经，然后跪伏、爬倒，以五体贴在地上，如此轮番七次。叩头的次数逐日增多，最后增加到一百另八次，这个功课很累，作完以后，筋骨松软，疲惫不堪。我当时确实以为苦，以为父亲在“罚我”。直到以后才明白父亲的用意：其一是以此培养我对神佛的虔诚；其二是为磨炼我的意志，锻炼我的体魄。之后几十年的动荡生涯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种锻炼带给我的益处。

学习藏文将近一年后，我基本上达到了会认、能读的程度。我家里上下都是佛教徒，又有家僧家庙，平时耳濡目染，对于藏经的记忆印象能够深一些，所以我幼时以诵经为目的的藏文学习进步很快。听着我滔滔不绝的诵经，父亲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便没有再教我新的课程，只要求我巩固已有的成绩。

有一天，祖父要我给他背藏经。我知道这是一种考试，但我也不怕，因为我把握很大，也因为我想给祖父表现这么一次。祖父听完我的藏经朗诵后，非常高兴，他就打开自己的经箱，拿出他念

的经书，让我再念给他听，这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高的褒奖了。当然，满意的笑容只是瞬息间的事，接着便是进一步的严格要求。祖父在自己的大厅里对我说：“看来你已经有了一些藏文的基础，能认会诵。以后只要能够天天念经就是，可以不必再深造藏文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习另一种文字，那就是满文。它是大清的文字，曾经是举国通用的。大清虽然已经逊亡，但我们是清国的臣民，如果不认识满文，便不能成为合格的忠臣。你是我的长孙，自然是祖业的继承人。一定要学好这个先朝的文字，你记住了吗？”我现在已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由祖父亲自启蒙，教我学习满语满文。首先讲授先朝《圣旨》，记得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祖父把《圣旨》的内容概括为四个字：忠、孝、仁、爱。他说：“所谓忠是对国主（皇帝）、国家、国法而言；所谓孝是对祖先、祖业、长辈而言；所谓仁是指个人的品德及行为修养；所谓爱则是对大众而言的。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只有尽力达到这四个字的要求，才能不孚众望，自己的江山和事业基础才能稳如泰山。反之就会众叛亲离，失却江山，一落千丈，成为奴婢。”

现在想起来，幼时满文的学习，主要是领会封建正统。祖父的讲授多不以文字为要，而往往是以思想为要。满文文献多是宣扬封建正统，宣扬君权神授，这一点正好可被祖父利用。他还对我说：“世家子弟继承祖业是天经地义的神圣权利，而属民向我们进贡则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这是命运的决然。但是你也应该明白，宇宙万物是旋转变化的，朝廷尚能更替，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你们应该有乘风破浪的魄力，高瞻远瞩的胆识，顺乎潮流的机敏和知人善任的作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圣旨》就要学完了，祖父的教诲却一日深似一日。祖父的语态和音容今天尚留在我的心中。记得祖父曾讲给我这样一个故事：

盛夏，百花绽开之时，蜜蜂王国的蜂王命令群蜂立即造巢，群蜂响应。巢造好后，蜂王住进巢内，又令群蜂采蜜，群蜂不畏酷暑，不辞辛劳，将花粉采回巢内，准备渡过漫长的冬天。可是蜂王却不让群蜂食用他们采回的蜜，故引起群蜂的不满。大家在一怒之下，都纷纷离开了蜂巢，只留下蜂王一个。转眼冬天已至，蜂王只好亲自到巢外取泥封口。这样，不到三九天蜂王就已将蜜全部吃光。蜂王孤苦伶仃，饥饿难忍，便飞出外面寻找食物。在大雪纷飞的寒冬，精疲力竭的蜂王终于倒在雪地，挣扎不起了。这时蜂王才明白：今天的灾难，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祖父的这个童话故事不言而喻：不管什么人，只要离开群体就一事无成，甚至有可能粉身碎骨。

拜师受业

转眼两三年过去了，祖父和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已经完成。对我的进步非常满意。为了使我得到进一步的教育，祖父决定设立王府学堂，讲授正规的文化课程。经过祖父多方面的比较和精心挑选，决定聘请昌汉东为我的第一任老师，教授蒙、汉语文和算术。

记得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那年我刚刚七岁，王府上下突然有一种喜庆的气氛。祖父派哈温（官衔）巴图芒乃到昌汉东家，代表父亲向他递了哈达，正式邀请他作我的老师。昌汉东愉快地接受了，并前来衙门向值班仕官通报了这一邀请，以示登记，承认其在王府的地位。1933年旧历五月初十，祖父又以王府札萨克的身份派哈温巴达尔呼到衙门请昌汉东莅临王府，接收公子伊尔德尼博录特为弟子。昌汉东在值班仕官旺丹诺尔布、青克利的陪同下来到王府的接待厅。

祖父和父亲接见了昌汉东和仕官，并请昌汉东坐在蒙古包的